

Gender and Desire:
Uncuring Pandora



性别与欲望

不受诅咒的潘多拉

杨广学 译

【美】波利·扬-艾森卓 著

点金石译丛



图字：01-2001-16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 (美) 艾森卓著；
杨广学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点金石译丛)

书名原文：Gender and Desire

ISBN 7-5004-3621-1

I. 性… II. ①艾…②杨… III. 性别差异心理学
IV. B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8276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2

字 数 125 千字

定 价 1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人活着必然兼有雌雄两性的属性；纯粹单一的男性特质或女性气质意味着死亡……这并非仅仅是修辞；因为用意识的偏见刻画出的任何事物都注定不能生育繁殖，注定要衰亡枯死。男女之间要成就生命创造的活动，彼此心灵内一定要发生某种交互感应，阴阳双方必然要达成某种沟通契合。[1]

——芙吉尼娅·伍尔芙

扬-艾森卓博士接受了芙吉尼娅·伍尔芙的观点；这本书正是具有永恒意义的创造过程的产物。扬-艾森卓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独到的见解。她还具有宝贵的学术勇气，用新颖的思路向传统的偏见提出了挑战。扬-艾森卓在以前的著作中曾经抨击分析心理学某些方面的性别主义。[2]在这本书中，她揭示了性别主义在分析心理学中兴起的原因和历史脉络，并且提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后荣格的）视角；借助这种新视角，

她既能吸纳分析心理学,又能帮助我们经由理解上的变革、创新而不断成长。而且,她还是一位十分高明的教师。她用言传(言为心声)和身教(身体力行)力图改变人们思考和感悟的方式。

我的很多学生就曾被她深深感化,其中有一位男青年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中 2000 名军士生之一。农工大学早先是一所只有男生的正规军事院校,军队风气浓厚;只是最近才做到男女各半,并且尽量打破两性之间的壁垒。这位学生对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讲课本来心存芥蒂,只是为了凑学分才勉强去听讲。然而听课之后,他在论文中对扬-艾森卓博士的费伊讲座系列赞扬备至。他写道,博士的观点使他完全改变了对男女两性的看法。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对女权主义的抵牾源于他所处的文化大背景中的种种偏见。受过军校习染的他,竟能够短时间内从一个自以为是的性别主义者蜕变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女权主义者,其心态的转变的确是令人瞩目的。这一事例表明,扬-艾森卓博士学术思想的感染力简直是无远弗界的。

这部著作的蓝本即是扬-艾森卓博士标题为“性别、神话与欲望”的费伊系列讲座。本书探讨的一个主要的神话即副标题所指明的潘多拉神话。神话是比现实生活更有魅力的故事,它的永恒主题是表现人们热切渴求的某种欲望对象。潘多拉是男性为中心的古希腊神话世界中最初的一位女人。与《圣经》中的夏娃一样,潘多拉年轻貌美,同时却又轻浮放纵、诱人堕落。在我们当下的文化里面,人们沉溺于一种身不由己的激情,追求男权主义的欲望对象原型——能给男人带来肉体愉悦和权力



象征的美女。这样的美女原型让女人们竭力仿效，让男人们的占有欲蠢蠢欲动。但是她的魅力完全建构在幻象的基础上，因而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尽管如此，正如道家阴阳合一的象征中阴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一样，潘多拉这个黑暗的象征也隐含着光明。潘多拉打开她的陶罐之后，所有的罪恶和灾难都一股脑儿地跑出来危害世界，而罐子里还剩下一只名为“希望”的吉祥鸟（精神世界的一个象征）。“希望”使我们想到扬-艾森卓所说的我们这个宇宙的根本性的“超越性统一”（transcendent coherence），也就是荣格所说的“自性”（Self），一个神圣的统一性力量。一旦懂得了潘多拉的象征意义，我们就能进入一个理解男女双性共生（contrasexuality）心理的人格新境界。

扬-艾森卓详尽地分析了潘多拉神话，对它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解构。这个解构过程，通过“神秘的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使我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停止对潘多拉的诅咒，必须解放潘多拉，帮她脱胎换骨，使之转变为我们时代的健康女性。性别问题要得到真正的解答，有赖于人们真切体验自己心灵的异性情结。对于男性来说，这就要求他们重新认识和对待自己心灵深处的女性人格成分，从而也使他们身处其中的两性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对于女性，这要求她们认可她们心灵中的男性人格成分，从而成为完整的人，即变

*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用语，意指原始思维表现出来的相信人心与外物能够以超自然的直接感应方式相互影响的倾向。——译者

成自己欲望的主体，而不仅是欲望的对象。

在这本精致的书中，扬-艾森卓博士勾画了这样一条心理生活的路线，沿着它人们可以找到更和谐的人与自己、人与他人的关系。这条路线也可能帮助当代人消除两性之间的误解和仇视，消除在我们的文化中间流毒泛滥的离婚传染病。

在第一章“分析心理学的实在论难题”的开头，扬-艾森卓博士用了垒球裁判这样一类类比法来说明三种世界观：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那位前现代主义的裁判信奉“眼见为实”的金科玉律，把实在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那位现代主义的裁判信奉“名实相符”的原则，坚持认为事实就是真理，他是个实在论者。最后，那位后现代主义的裁判认为一切事实和真理都离不开主观的理解，信奉“物谓之而然”的道理，是个相对主义者。我觉得这个类比很恰当，很公允，也感到这三种世界观都分别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三种观点大概分别标志着我们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且对于建立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观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将实在最终分析为我们人类经验的实在：人被迫承担起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主动参与创造自己的实在。要改造世界，必须有一种注重实践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对于分析心理学中一些带有僵化和物化倾向的概念，如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扬-艾森卓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 Anima 和 Animus 是拉丁语词汇，分别表示“精神”和“魂魄”。荣格用它们命名男女两性的异性亚人格成分或原型。——译者



我相信，假如荣格健在，他也会反对任何一种教条主义的心理学理论模式。请读荣格自己的话：“我抨击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那种狭隘和偏见；我抨击其追随者的那种机械的、宗派主义的不宽容和个人崇拜。我决不宜扬任何固定不变的教义；我憎恶盲从的信徒。”^[3]我猜测，荣格也会像扬-艾森卓一样重视建构论和诠释学。荣格不仅通过探索各种观念来发现其深层意义，同时也经历了解构、诠释、建构的过程。例如，早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时期，荣格就在解构弗洛伊德男性中心的女性观。关于富有创造性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理论，荣格晚年在形成他的“内在联结”概念时，自己也通过诠释学的过程进行了解构和重构。^[4]

本书第二章“性别、对立性与自性”把性定义为一种固定的生物学的局限，而把性别定义为不固定的、因情境而改变的一种社会性的构想。就性别而言，全世界只有男女两大人类集团，而这种区分对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扬-艾森卓博士明确指出，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包括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都是由男性学者提出的，是父权主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而她自己的后荣格心理观则贯穿着两性平等、权力分享的精神。同其他后荣格理论家（例如卡斯特、辛格、威尔）一样，她认为，“雌雄同体”（“androgyny”）及其与个体化过程和心理健康的联结，是男女两性共同的心理成长目标。^[5]

扬-艾森卓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他性”、“陌生性别”或所谓“梦中情人”（即个人心灵中异性性别的一面）；这是我们无意识地投射给某位异性的原型意象。她特别着重指

出，我们目前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女性是明显不公正的。举例说，女孩子行为像“假小子”是可以接受的，而男孩子要是表现为“假姑娘”就不会被社会认可。因为我们的文化强调对于客体的占有，所以嫉妒心理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如洪水猛兽般泛滥成灾。而嫉恨，一种更为原始的情感，一种“假如得不到，我就去毁灭”的破坏性欲望，同样危害着我们的社会。迷恋式的爱情表现了嫉恨的另一面，即把女性偶像化，这也是父权主义女性观的一幅奇幻景象。两性之间的爱与亲密关系的出发点在于个人对自己本身异性人格部分的爱，即人们心灵内在的对立面的和谐。只有这种内在的“联姻”才能让我们真诚、平等、设身处地地去爱一位异性的同类。

扬·艾森卓博士在第三章“潘多拉与欲望对象”中分析了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女性不过是满足男性快感需求的客体。至今仍然活在我们中间的潘多拉神话告诫女人们：一定要千方百计让自己外貌漂亮，只有这样你才会得到吸引异性的魅力。但是这种影响力又被说成是操控性的、轻浮的、阴暗的。神话中的潘多拉没有诚心，只有欺诈。就像佛教地狱里身处最底层的饿鬼，当代的潘多拉受着怒火和空虚的熬煎，欲火中烧，不停地寻求刺激，却永远得不到满足。但是，潘多拉的永不安顿的追求却也包含着她自己（以及我们人类）得救的种子。她违背神的诫令，打开了她从天上带来的陶罐，放出了所有的邪恶，使得瘟疫、苦难、罪恶殃及人类；可是“希望”却留了下来。这样，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变革会来临，而且一定要来临。



父权主义意识对外貌的重视导致成千上万的女性为了外表的吸引力而牺牲了身体的健康和自我的真实。玛利·潘菲尔出色的著作《欧菲利娅的复活》详述了性别歧视和她称之为“外表至上主义”对少女们造成的悲剧效应。^[6]饮食变态（神经性厌食症、饥饿症、瘦弱症、暴食症）就是典型的当代潘多拉神话的恶劣后果。父权主义对人类的诅咒导致了多种多样的灾难，强奸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女性的暴力攻击就是明显的例证。男性身上的这种反女性倾向也会导致自戕的冲动，造成对他们自己的灵魂和内在异性心理成分的自毁行为。我们的文化必须清醒地面对仍然活在我们血液中的潘多拉神话的影响，把它对我们的诅咒转变成解放的力量。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要求男女两性彼此尊重、平等相待。

书的最后一章“欲望的主体”集中讨论为潘多拉“正名”的问题。潘多拉必须找到自己失去了的心和灵魂。她必须关爱自己内在的“他性”，即异于自己性别身份的一种“陌生的性别”。每个女人都需要实现自己的潜能。男女两性都需要超越父权神话强加给我们的局限；也就是说，要让潘多拉得到文化上的平反和解放。女权主义的惟一目的是：让每一个女性的人性体验成为她自身。男性必须懂得：解放潘多拉不仅是为了解放女性，也是为了解放男性自己。

扬·艾森卓博士这本合乎时宜、发人深省的著作带给我们希望，提供了医治我们时代疾患的后现代主义良方。正如威尔女士所呼吁的：

荣格式心理学家们面临的课题是退后一步，放手

让女性发展她们自己的女性意识，而不是将荣格的内心矛盾及其理论的文化局限和性别局限强加于女人或女性。〔7〕

戴维·罗森

于得克萨斯大学城

注释：

〔1〕 芙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一间屋子》（英国密得塞斯：企鹅丛书 1928 年版），第 103 页。

〔2〕 波利·扬-艾森卓、佛劳伦斯·维耶德曼：《女性权威：通过心理治疗赋予女性力量》（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 1987 年版）。

〔3〕 荣格：《书信集·卷一》（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4〕 荣格：《回忆、梦与思考》，A. 扎非编（纽约：万神殿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93—298 页，第 314—315 页，第 327—359 页；戴维·H. 罗森：《荣格之“道”：整合之路》（纽约：维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6—97 页，第 116—160 页。

〔5〕 维洛纳·卡斯特：《爱的真谛：人类关系的模式》，B. 马修斯译（伊利诺伊州威尔默特：喀戎出版社 1986 年版）；约翰·辛格：《雌雄同体：一种新的性别理论》（纽约：锚出版社 1977 年版）；德马利斯·威尔：《荣格与女权主义：解放原型》（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1987 年版）。

〔6〕 玛利·潘菲尔：《欧菲莉亚的复活：拯救青年女子的自我》（纽约：普特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7〕 威尔：《荣格与女权主义》，第 125 页。



序

最初接到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邀请作费伊讲座时，我尚且心存疑虑：我在心理治疗和生活体验中所遭遇的关于性别与欲望的问题，涉及心理学最困难的理论部分，因此格外错综复杂；我能否用讲座的形式和稍后的写作处理好这个题目，当时的确有些心中无数。最具有心理学意味的性问题是这样一个事实：整个人类按照性别分割成相互排除的两大集团。性的问题作为人的分类问题，已经引起了欧洲精神分析和女权运动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法国精神病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后继者们，做了若干深入探索。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研究。

人类按性别划分为两大集团的事实导致人的心理的内在分化：一方面是“自我”，另一方面是“非我”——作为相反性别的异己者。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荣格的“双性”人格理论首次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双性”人格是与人们意识到的自我共存共生、又较少被意识到的、相反性别的内在人格。双性人格或对立性别的概念十分复杂，很多人误解了它，并误用它来对人群进行刻板的分类处理。

即便到了今天，当代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们仍然对性的问题众说纷纭，相互矛盾。而在以前的几个世纪中，性的问题更是令人迷误的污泥潭：那时的女性缺少为自己讲话的权利，只能被动地被人分成固定的类型，或者被理想化，或者被轻贱鄙视，但无论如何都只不过是做被看做空洞不实的象征和符号。

通过我自己对哲学和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我在这个艰难的领域里辛苦地探索出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径——这条路径引导我们走向对自我同一性和性别与欲望问题找到一种全新的理解。面对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听众，我试图传达我的这些发现，然后写成本书，澄清其含义。

2 在最初的思考归纳过程中，我清楚地记得潘多拉神话对于我未发表的关于性别与欲望问题的研究曾经起过何等重要的作用。潘多拉，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是凡人而不是女神！）象征着在父权社会中做女人的几乎全部含义——因而也延伸到做男人的含义。在她之前，世界上只存在男人一类人，天神宙斯因为人们窃取了天火而震怒，便下令用泥土做成潘多拉来惩罚人类。潘多拉是人类的灾星，是邪恶之源，而男性人类却像爱护火种一样把她看得无比珍贵。人类到了20世纪末叶，女权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潘多拉——诱惑男人使之不能自拔的美女带来的灾难依然笼罩在我们头顶。善于欺骗、操控他人、“煽动欲火的处女”——潘多拉的神话充斥着我们的文化：女人们使出浑身解数争作性欲的对象，而我们大家（男人和女人都在内）把女人的外貌看成是可以交易的商品。如果男人们相信女人是用外表的美丽来影响和控制男



性，他们对潘多拉神话中毒之深，可以说是已经病入膏肓。

为了找到从潘多拉的灾难中拯救人类的药方，我辛勤探求，终于发现了一种欲望理论：欲望自身包含着一种原始性的缺失感，一种空缺的意识。只有出现缺失的时候，欲望才成其为欲望。欲望之内永远蕴含着这颗缺失性的种子。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完全满足的！如果我们将欲望当作是我们自身（特别是无意识地认同于欲望并渴望成为欲望的对象），我们就会总是烦躁不安，受到不明原因的外力驱动，偏离平衡状态。潘多拉不明白自己欲望什么；她只知道她需要别人认为她漂亮、承认她是个美女；她宁可选择做一个外表引人注目的女性，而不是做一个内心充实、聪明灵秀的女性——其实她根本不懂得这两者有何区别。她缺乏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一种明确的自我同一性。不少男性也有这个问题，但正如潘多拉神话显示的，我们女性同胞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其要害在于我们对于女性气质的无意识的基本假设出了根本性的毛病。

在性别与欲望问题的研究中——谁是欲望的主体？谁是欲望的客体？——我发现除了荣格的双面性别心理学以外，另外两种理论也是很有帮助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学(hermeneutics)和建构论(constructivism)。诠释学是一种关于解释或理解的理论，其基本立场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想做到客观、科学或充满神圣的气息和直观的灵感，我们行为和思想的背后都一定是人类的理解和解释。生而为人的各种局限使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总是不

完全的，而且决定了我们自以为真的东西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建构论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时空—因果的经验世界，即现象世界，是人类与变动不居的环境主动交往而建构起来的。我们大家能够分享一个共同的世界，是因为作为人类，我们被赋予了一个特定形式的带有普遍性的身心机制（包括语言、思维、情感的机能）。我们认定的那个“外在现实”，其实是在同不可直接认识的世界打交道时产生的知觉的产物。借助于诠释学和建构论，我得以勾画出一个关于性别与欲望的后现代分析心理学的蓝图。

除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之外，我所借助的第二个思想传统是佛教。佛教帮助我提出了一个非本质主义（not essentialist）的自性理论，即一种在终生不断增长的统合性框架中的个人主体性的原型理论。佛教与后现代主义一样，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自己却避免了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佛教同样强调指出，人类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短暂性，可以获益甚多。此外，佛教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生的缘起相依的普遍关联性，从而避免了“完全独立的自我”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概念。

借助于后现代主义、佛教和荣格，我试探性地走出了一条穿过意识和无意识丛藪的小径，找到了现世生存中成长起来的男女之间性别与欲望问题的潜在意义。我希望读者朋友会发现这个旅程是一次兴味盎然的探险，希望这个心理剧的情节发展能引起诸位心灵深处的共鸣。



致 谢

没有戴维·罗森和费伊系列讲座，这本书就不可能诞生。罗森博士的热诚邀请，促使我对自己多年来探讨的几个课题，比以往更严肃、更规范地进行了研究思路的梳理。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探求，要使分析心理学在深度心理分析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费伊讲座为我提供了与很多学生、教授、专家和普通听众一道努力实现这些想法的机会。

我接受邀请的时候，没有想到大学城人士对我的支持会是如此慷慨、热情、关切和明智。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心理学系、女性研究系、校方官员，都是我最好的东道主和热心的听众。罗森博士和卡洛琳·费伊女士的照顾，让我觉得就像在自己家中跟旧友晤面。三天的讲座和聚会时光如飞，在大学城我有了许多的知心朋友。仅仅用语言，很难描述围绕讲座生发出来的切磋琢磨的共同探究精神。借此机会我谨表达自己看到分析心理学在一个学术环境中的活泼生机时的感激心情。

感谢罗森博士和农工大学出版社帮我编辑此书。罗森博士是一位一流的编辑，他的帮助使本书内容更加连贯一

致。我的研究助手凯洛·伏尔茨女士也为本书成为一本真正的学术著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的丈夫爱德华·爱泼斯坦听过我的四次讲座的预讲。他像往常一样帮我删掉了我所喜爱的哲学家的大量引文，使必要的学术性评论尽量做到简明扼要。他陪伴我在大学城的日子令我感到倍加温馨。

讲学期间受到的热诚欢迎，与同行们的富有启发性的交谈，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氛围上的激励。我真诚地希望，在我们努力减少投射性的异性观、化解自我防御的过程中，本书能提供一个考察这些问题的新视角。



目 录

前言 / 1

序 / 1

致谢 / 5

第1章 分析心理学的实在论难题 / 1

后现代主义与分析心理学 / 8

局限性与原型 / 18

心理情结与神话 / 21

第2章 性别、双性共生与自性 / 35

性别与差异 / 36

异性亚人格 / 45

性、嫉妒、平等 / 53

性别叙事与后现代主义的自性观 / 61

佛教的无我 / 69